

新聞工作文獻

第一集



張文

膠東分社編印

八人與會自傳聞

王雲川

蕭九

張

謝

孫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謝

新 聞 工 作 文 獻 黨 國 黨 報 工 作 文 獻 目 錄

新華社東分社編印

八四

新聞工作文獻目錄

黨與黨報

論我們的報紙
黨與黨報
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
報紙和新的文風
政治與技術
提高一步

通訊的寫作和修養

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給黨報的記者和通訊員
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
編輯者列寧的工作
紀念「九一」其激發人民服務的精神
獻給敵後青年記者
審判通訊的黨八股
電訊要簡鍊
短些再短些

從五個W說起
人人要學會寫新聞

列寧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陸定一
加里寧
克魯普斯卡婭
新華社社論
陳克寒
新華總社
新華總社
新華總社
喬木
喬木
喬木

論我們的報紙

列天雷

這篇列雷的論文，寫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它不僅指出了無產階級報紙應有的品質，而且亦給作者們指出了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應該寫些甚麼。自然我們現在與一九一八年時的蘇聯有完全不同的情況，可是如果不把它當作教條，而當作行動的指南的話，它對於我們的報紙，新聞從業員們和作家們，都會有很大的益處。——編者

對於舊題目的政治鼓動——對政治的空談佔據的篇幅太大了，對新生活的建設，對於這個建設底各種事實，則佔據的篇幅太少了。

關於像資產階級的僕從——孟塞維克底可恥的叛變，像美日爲了恢復資本底神聖權利而進行的侵犯。（註：這是指美國和日本參加俄國內戰反對蘇維埃共和國而言。——俄文版編者。）像美國千萬富翁咬緊牙根反對德國等等……這些簡單的，衆皆週知的，明顯的爲羣衆所大概知曉現象，爲甚麼不寫成十行二十行，而硬要寫成兩百至四百行呢？講到這些事情，是應當的，在這一方面的每一件新的事實，是應當記載的，但是用不着寫論文，用不着重複議論，而只要寫上幾行「電訊方式」；即是舊的，衆所週知的，早有評價的政治底新的表態就行了。

在「幸福的舊的資產階級時代」，資產階級的報紙，並不涉及「神聖之神聖者」——私人工廠，

私人經濟中的內部情況。這種習慣是適合於資產階級底利益的，我們是應該根本丟掉這種習慣的。但是我們還沒有丟掉這種習慣，我們報紙式樣還沒有變成這樣：如像從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裏邊應有的變化那樣。

少談些政治。政治已經完全光明朗照了，它變成兩個營壘的實行起義的無產階級與剝削的少數的奴隸主資本家，從他們的獵犬起到猛獁維克等獵犬底鬥爭，再重複一句說，關於這種政治，可以而且應講的很短很短。

各種珍貴些經濟。所謂經濟不是指「一般」推論學者的考察，知識份子計劃及其他垃圾而言。——可惜此種經濟計之八九正是垃圾。不是的，我們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檢查及研究新生活的真正底建設各種事實而言。在事實上，在新經濟底建設中，大工廠、農業公社、貧農委員會、國民經濟地方委員會，有沒有進步呢？這種進步究竟在甚麼地方呢？它們能否證明呢？這裏有沒有大言誇張知識份子的「諸章」「調動」「提就計劃」「大進力量」，「現在我們可以保證」，「改善是不庸懷疑的」，以及「我們」這樣的老手所愛吟的其他等類大言不慚的電計劃呢？這些進步是僅僅達到的？如何可使這些進步更加廣泛起來？

自工廠改歸國有後，落後的工廠會成了分崩離析，廢墟、油污、流涎行爲、腐爛腐敗底模範。此種落後工廠應上「黑牌」。但是這種「黑牌」是在那裏呢？它還沒有有的。如果不同這些「資本主義傳統」的保存者「作戰」，那麼我們就不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只要我們沉默容忍這樣的工廠一天，那麼我們就不是共產黨人，而是收拾破布爛紙者，我們還不會像資產階級所作的那樣在報紙上來進行階級鬥爭。請回想一下罷！資產階級曾經如何巧妙的在報上獵獲他們的階級敵人，如何譏笑他們，如何侮辱他們，如何虐待他們。而我們呢？難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底階級鬥爭不在於保護工人階級

底利益，以防備那些頑強地保持資本主義傳統「習慣」而繼續以舊觀點來看待蘇維埃國家——給它少做工作，並做些壞的，而從它多拿些錢——的區區少數工人嗎？就是在蘇維埃印刷所底排字工人中間，在索莫靖斯基與普極洛夫斯基工廠的工人中間難道這樣的糊塗蟲是很少嗎？我們獲得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揭穿」了多少？懲戒示衆的又多少？報紙關於這些則默不作聲，即使講到的話也是官樣文章，而不是革命的報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機關報。無產階級應以自己的事業去證明資本家及保存資本主義習慣的階級底反抗將被鐵拳粉碎的。

對於戰爭也是一樣，我們是否查辦過懦怯的司令官與軍人？我們是否向俄國全國痛責過一無用處的部隊，那些無用、怠慢、遲到等等？而應從軍隊裏趕走，使全國知曉的大批壞蛋，我們是否獵獲過？我們對於具體的作惡者還沒有進行過切實的無情的真正的革命的鬥爭。我們還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動的具體的榜樣和模範，去教育羣衆，而這正是報紙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我們還很少對工廠鄉村軍隊生活內部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建設新的，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多多注意，多多宣揚，多多的加以社會的批評。最需要痛責無用份子，號召學習好的榜樣。

少登載些政治的套談，少登載些知識份子的議論，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多多的檢在這種新的東西，有多少是共產主義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

黨與黨報

解放日報社論

九月九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通過的「關於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決定。趁着這個決定發表的機會，趁着各地黨的組織討論這個決定的機會，我們願就黨與黨報的關係的問題有所闡述，來貢獻給邊區以及各地的黨，並貢獻給各地黨報工作者。

我們常說報紙是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這句名言，我們已經背得爛熟，但是仔細想一想，我們真正懂得了這句話的意思沒有？我們各地黨的組織和黨報工作者真正照這句話去做了沒有？如果仔細一檢查，就會知道我們多少還有些以背誦名言爲滿足，多少還有些言行不一致。

所謂集體宣傳者集體組織者，這個「集體」是甚麼意思？報館的同仁也算一個「集體」。如果說這個「集體」就是指報館同人而言，指幾個在報館裏工作的人員而言，那末報紙就不成其爲黨報，而成報館幾個人員的報紙。在這個報紙上，報館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惡、興趣，來選擇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見，來寫社論、專論。總而言之，一切依照報館同人或工作人員個人辦事，不必顧及黨的意志，一切依照自己的高興不高興辦，不必顧及黨的影響。辦報辦到這樣，那就一定党性不強，一定鬧獨立性，出亂子，對於黨的事業，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所以所謂集體宣傳者集體組織者，決不是指報館同人那樣的「集體」，而是指整個黨的組織而言的集體。黨經過報紙來宣傳，經過報紙來組織廣大人民，進行各種活動。報紙是黨的喉舌，是一個巨

大集體的喉舌。在黨報工作的同志，只是整個黨的組織的一部份，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顧到黨的影響。報館的同人應該知道自己是掌握黨的新聞政策的人，自己在黨報上寫的一句話，每一個字，選的消息，和標的題目，直到排字和校對，都對全党負了責任；如果自己的工作發生了疏忽或錯誤，那不是僅僅有關於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問題，而是有關於整個黨的工作和影響問題。

黨報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必須時時警惕，看重自己的責任。黨報不但要求忠實於黨的總路線、總方向，而且要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意志呼吸相關，息息相通；要與整個黨的集體呼吸相關，息息相通。這是黨報工作人員的責任，這是辦好黨報的必要條件之一，這是報館工作人員一方面的事情。

但是，要辦好黨報，要使黨報成為集體宣傳者與集體組織者，光有上述的一方面還是不夠的，還要有另一個方面。還要有另一個重要條件：這就是黨必須動員全黨來參加報紙的工作。如不這樣做，黨報也同樣不會成為真正的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

首先是黨的領導機關要看重報紙，給報紙以宣傳方針，而且對於每一個新的重要的問題，都要隨時指導黨報如何進行宣傳；黨的領導機關與黨報的關係，也應當是很密切的、呼吸相關的、息息相通的。我們各地黨的領導者，對於自己的機關報，要非常關心，要如像毛澤東同志對於解放日報那樣密切的注意領導，和培養黨的機關報。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大的政黨，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黨建立了各種機關來掌握各方面的政策，進行各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各方面的工作。黨的領導機關，依靠了這許多機構來領導和施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黨務、社會各種政策，黨的這些機關，必然對黨負責研究和施行各種政策，就有完全的必要來利用黨報宣傳，解釋各種政策，推動工作，和檢查工作的進行。因此，同時也就有嚴重的

責任來向黨報供給消息，供給文章，提供意見等等。黨報的工作範圍是很廣泛的，黨報的工作人員，負責掌握黨的新聞政策，但沒有可能要求黨報的工作人員像上述那些機關一樣，精通每一具體政策，精通每一件事情。黨報的工作人員，不僅應當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而且應當尊重黨的每一個工作部門的意見。黨報工作人員對於黨的每一個工作部門，對於各種實際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爲是「一無是之玉」，而應該去做「公僕」，應該要有恭謹勤勞的態度，同時黨的一切工作部門，都有責任使黨報充分的反映黨的該部門的工作情形，使用報紙，給該項工作以正確的指導，並且尊重報館的要求與意見。

不但黨的上級機關（因為黨報是自己的機關報），有責任與報紙發生最密切的關係，供給黨報以各種指導材料、文章和意見等。而且黨的各級機關，各級組織，以至於每個黨員，都對黨報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就是不要對黨報漠不關心，而要閱讀黨報，討論黨報上的重要文章，消息與談話，推銷黨報，向黨報通訊等等。黨報是經過許多積極黨員反映羣衆生活，和組織羣衆的行動的。

這樣，黨報才真正能成爲黨的喉舌，成爲集體的宣傳者與集體的組織者。

（一九四二年九月）

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

解放日報社論

我們的報紙是大家的報紙，因此，把它辦得更好些，這也是大眾的事情。

我們在四月一日「致讀者」的社論中，曾指出我們的報紙，在党性、羣衆性、戰鬥性、組織性各方面的缺點。而中共中央宣傳部爲改造黨報的通知中，也具體指出今後的方針，是要把黨的政策、黨的工作、抗日戰爭、各地羣衆運動和羣衆生活，經常在黨報上反映。在這三、四個月中間，我們的工作在這方面是有了進步。但是，檢查一下，我們對於戰爭，黨與羣衆究竟反映了些甚麼？究竟是怎樣反映？那就以發現我們的反映，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面，還很不靈活，很不具體，很不生動。比方說關於敵後的空前殘酷的鬥爭，我們還很少真切的敘述；關於陝甘南邊區的自衛軍和農業勞動的消息，很多是有骨無肉，千篇一律；關於偉大的整風運動，怎樣改變了我們的許多同志的面貌，我們也缺少可注意的記錄。

還是讓我們講教一下列寧罷。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論我們報紙的性質一文中，批評當時蘇維埃的報紙道：「對於舊目的政治鼓動——對政治的空談佔據的篇幅太多了；對於新生活的建議，對於這個建設的各種事實，則佔據的篇幅太少了。」許多羣衆，已經熟悉的政治問題上的新的事實，是應當記載的，但是用不着寫論文，用不着重複議論，只要用電訊方式寫上幾行就得了。化了篇幅，却該用來解決下面的問題：一在事實上，在新經濟的建設中，大工廠、農業公社、貧農委員會、國民經濟委員會有沒有進步呢？這種進步，究竟在甚麼地方呢？他們能否證明呢？這裏有沒有大雷聲

張，知識份子的諾言「調整」、「擬就計劃」、「運用力量」，以及「我們」這樣的老手所愛吹的其餘等等大言不慚的計劃呢？」這些進步更加廣泛起來，「對於那應該上黑牌的十分落後的工廠，和十分落後的工人，我們獲得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揭穿了多少，懲戒示衆的又有多少？」對於戰爭也是一樣，「我們是否辦過懦怯的司令官與軍人，我們是否向俄國全國痛責過一無用處的部隊，那些無用、怠慢、遲到等等，而應從軍隊裏趕走使全國知曉的大批壞蛋我們是否獵獲過？」列甫結論說：「少登載那些政治的空談，少登載些知識份子的諸論，多接近些生活報導，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多多檢查這種新的東西，有多少共產主義的。」當然啦，這時的中國不是那時的俄國，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另外題目，但是，這能有多少關係呢？難道我們不會把許多本該用電訊方式寫下幾行的事實，拉成一大篇麼？難道我們已經充分接近生活，充分反映了生活裏和鬥爭裏新的東西麼？難道關於我們的部隊我們的政權組織和經濟組織，我們的黨和羣衆團體，我們的機關，學校，報紙默不作聲，即使講到的話也是官樣文章的現象，是能够容忍的麼？我們有廣大的農村，在這極農村裏戰鬥着勞動着和學習着的有千百萬的農民；我們的報紙，應該做他們的紅牌和黑牌。而說到工廠，我們雖然很少，但並不是沒有呀！

應該承認，我們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會做了一些，但是距離我們所應該做的還是遠得很，而且對於我們的報紙究竟是一回甚麼事，我們有一部份同志還有一大堆糊塗觀念，一大堆舊的觀念，沒有肅清。我們有一部份同志，還不知道我們的報紙，是建黨、推進抗戰和革命事業的偉大機器，却以爲我們每天在白紙上排些黑字，是看着好玩的。他們還不知道正確的對待黨報的問題，就是正確的對待黨，對待階級，對待革命和抗戰的問題。正因爲這一點，聯共第八次大會，才做決議說：「沒有辦得很好的報紙，則健全堅強的黨和國家的建設是不能設想的」。也正因爲這一點，毛澤東同志曾在改進解

放日報的座談會上，鄭重提出：『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經常的業務之一。』

爲徹底實現列甫的指示，爲要徹底實現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宣傳部的指示，我們需要一次政治的教育，使大家用新的對報紙的觀念來代替那些舊的觀念。我們還需要一次技術的教育，使大家學會怎樣來供給報紙的需要稿件。我們的報紙今天最需要甚麼樣的稿件呢？甚麼東西是我們的報紙今天最致命的弱點呢？雖然我們也缺少好的論文，但是我們今天最需要努力發展的却是好的新聞和通訊，報紙既不是書籍，又不是雜誌，它的生命的主要的就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聞和通訊上面，如果在革命以前的真理報，只在一年當中就發表了一萬一千多件的工人通訊，那末我們的報紙上的通訊，不說質量，單說數量也就一貧如洗了！這首先，自然是由於我們的編輯部缺乏領導和組織，但是我們的許多記者、通訊員、機關工作人員還不善於把每天發生的豐富的和有教育意義的新東西，寫成新聞的通訊來供給報紙，也是實情。他們或者是不能夠區別一件事實的甚麼部份才是新鮮的，而甚麼部份則是陳腐無味的，或者是不敢於相信，像甚麼樣的事實居然可以和應該在報紙上發表，而另外一些事實，反倒沒有這個必要。至於文字上應該怎樣寫得出色，那還是其次的問題了。

進行這兩方面的教育，而且不光是教育，同時就照着正確的方向動手動腳起來，這首先也自然是黨報本身的工作。所有做黨報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下決心，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但是，黨的每一個工作部門的負責人，每一個黨員或同情者、閱讀者，請你也記着，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更好些——這也就是你的不容逃避的責任呀！你的責任就是要改變你對於黨報的消極態度；你的責任就是按黨報的需要，供給稿件和組織羣衆的稿件；你的責任就是訓練自己和你周圍的人成爲有力量的通訊員。只有大家來動手動腳，我們的報紙才能够辦得更好，從而也才能够使我們各方面的戰鬥得到更好的發展。

（一九四二年七月）

哈維爾。

(一八四二華月)

報紙和新的文風

解放日報社論

建立新的文風，是整頓三風中的一件大事；同時，又是報紙和報紙有關的一切工作者，應當首先來倡導的事情。

我們已經知道：報紙不僅是報導消息，而且要作為建設國家、建設黨、改造工作、改善生活的銳利武器。要把我們這偉大時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騰的生活反映到報紙上來，好的大家讚美、大家學樣，壞的大家批評、大家引以為戒。但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任務。過去一般人們對報紙的認識，主要是這樣的舊的傳統：報紙是記載上層人物的活動，或者登載僅供消遣的社會新聞，至於深入廣大羣衆的生活中去，則是少有的。因此報紙只是報館工作人員的工作，讀者對它的幫助是很少的。現在巴經有了徹底改變這種傳統、舊觀念的時候了。要使報紙成為我們改造工作的工具，就要使報紙的工作帶有極厚的羣衆性，每個機關、每個鄉村、每個部隊、每個學校、每個工廠都有報紙的通訊員，撰述着、熱心關切報紙的人。報紙上的消息、通訊、論文，要靠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大家來供給，然後報紙的內容才能充實得起來。

不僅要積極地熱心地來寫，而且要寫得好，寫得生動活潑，能够吸引讀者。如何從事這樣寫作，如何來建立新活潑生動有趣的文風，這是報紙的每個工作者、每個通訊員、每個投稿者，都要注意研究的問題。會上，嚴重提出：『限用稿紙日限用稿數』等對黨對國家對人民負責。我們應當一一致謝。

在文字風格方面，報紙今天所碰到的困難是甚麼呢？

報紙每天也收到不少的稿件，在這些稿件中很多是不能用，就是登出的也不是全好的。我們有流血的戰爭，我們有各種富有生命力的建設，大地的面貌在改變着，人的面貌也在改變着，寫作的材料是無窮的。但另一方面，好的稿件却是很少，千篇一律刻板生硬的稿子太多了。寫動筆一定是從下雨開始；寫三三制一定是黨員退出，黨外人士補進；寫學習一定是情緒高漲，但有缺點；寫敵後戰爭一定是掃蕩，反掃蕩經驗教訓；寫甚麼都有甚麼一套。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印好現成文章寄到各處，把人名地名填上去，豈不更省事麼？」這雖是挖苦話，但從此也可看見我們的文字急需改革到甚麼程度了。

有人要問：那麼究竟甚麼風格才算好呢？應當學習甚麼文體呢？

新的文風，應當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凡是動筆之先，腦中先有一個格式，那一定要寫成「八股」，生動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縛住了，新鮮活潑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了圈子讓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的格式，是第一要事。別人的好文章必須讀，必須研究它的結構；但任何好的結構，都不能硬拿來自己用。自己的結構，應看每次是說甚麼話，對誰說話，而有所不同。最好的裁縫師，不是用衣的樣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據人的身材決定衣的樣式。寫文章也一樣，不公式化就可少點「八股」氣，這是使文章寫得新鮮活潑的一個重要條件。無論甚麼文章，最要緊的莫過於內容，有內容才有新的東西，幾十字的消息或幾千字的通訊或論文都是一樣。既然提筆寫作，那麼必然是有甚麼話非告訴別人不可；如無此種必須，那又何必寫作呢？寫文章應如給朋友寫信一樣，每次有每次不同的問題，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語調，給朋友寫信不能按照着別人的信照抄，寫文章也不能抄寫別人的意思或字句。已經講過的再來重說，就有

類於鸚鵡學舌，別人是不能與牠的。好在我們生活中的事情多得，只要能鑽進生活內部來觀察的來尋找，那麼新材料是寫不完的。

新的材料是重要的，同時，又要寫得具體細緻，我們常善用抽象的名詞來說明事情，但，這些籠統的空洞的話，常使人摸不着頭腦；譬如只說某人在學習中有了進步，就不如說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樣，現在做工作是怎樣，以前看問題是如何，現在看問題是如何。用抽象的話來說，就好像霧中看人，若見若不見；用具體的事情來說，就好像看見人的面貌，聽見人的聲音，使人覺得真切實在。但要寫得具體真切，先要自己懂得具體真切，只有不停留在表面的、輪廓的、漫畫般的觀察，而對於自己所要寫的事情，有仔細的研究，有周密的考察，才能辦到。

要寫得具體深刻，還須要把題目範圍定得小些。我們常有一種壞習慣，喜歡定大題目，題目大了，側面也就多了，內容也就複雜了，假如自己對於問題沒有真切認識，自然就要拿別人的舊話來湊數。這樣不就成了萬金油和八卦丹之類百病皆醫，而又一無所醫的東西麼？這樣又怎能使文字寫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無生氣呢？如果把題目範圍定得小些，則自己要說明的問題，既容易使之突出，同時，自己的研究也容易深刻精緻，這又是建立新的文風所要注意的。

說話的對象是誰？這也是提筆以前首先要弄清楚；對一種人有一種話，上甚麼山唱甚麼歌，我們要知道聽話的是甚麼人？他們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甚麼？想着甚麼事情？喜歡甚麼？討厭甚麼？然後我們才能用他們的語言去打動他的心弦。報紙的讀者，一般是固定的，但每篇作品也還應有其比較特殊的對象，寫作的時候，應當設想好像自己是在面對着自己的讀者說話，那樣我們的話說出來就會親切有味，而不會隔靴搔癢枯燥無味了。

總結一句，要充實報紙的內容，要把文字寫好，就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寫甚麼材料？一是用甚

麼語言來寫。我們還不會從豐富的羣衆生活中去掘發材料，我們還沒有認真去接近羣衆生活，我們還不善於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去發現羣衆生活中的新的事情，我們還不善於搜集些片斷的談話，零星的事實加以組織、醞釀，變成自己寫作的題材。因此，寫作的材料，是應當而且只有從羣衆的生活中去求得的。至於語言，當然不是說搜集使人頭昏的形容詞之類，問題在於我們的語言常常太單調太枯燥，難以恰當而有力地表達我們的思想和情感。而語言的技巧對於宣傳是有極重要的作用的，要使言語豐富，必須學習民衆語言，必須多讀好的文藝作品，這是作文學活動的人必須致力學習、致力鍛鍊的。

建立新的文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這是長期學習和工作的過程。有些人草率從事，寫作之前既無仔細研究，寫作之後，又不慎重修改，稿紙寫完，萬事大吉，這是不對的！另外有些人，因爲新的文風尚未建立，就擱筆不寫，這也是不應當的！須知利用報紙爲報紙寫稿，是每個黨員和黨外朋友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廢除黨八股，建立新文風，只有在不斷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達到。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政治與技術

解放日報

黨報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辦報需要必要的技術修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技術，不管是寫論文、通訊和消息的技術，或者是編排的技術，或者是校對的技術，其作用只在於表現報紙的政治內容，好的技術能把正確的政治內容最完善的表達出來，壞的技術則不能做到這點，甚至會起相反的作用。技術的作用，技術的可貴，就在這個意義上。因此如果我們的記者有了正確的政治立場，他就有積極性，要求最完善的表達這個立場，就要看重技術，就要求技術上去力求進步，所以對於記者來說，對於報紙來說，如果政治立場堅定了，技術的進步是可以求得的，也是必須求得的。

但是我們隊伍中有些同志把技術的作用過分誇大，有些記者同志把技術神祕化，造出種種名詞，如「文藝性」「趣味性」之類，作為對新聞事業的最高要求，並且以這些要求來與政治內容對立起來，走到「技術第一政治第二」的錯誤結論。

「技術第一政治第二」這是反對黨性的口號；把政治放在第二位，其直接的結果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發展到一定限度，就會被敵人所乘，這是不待言的。不僅如此，黨報的党性表現在它是黨的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而「技術第一政治第二」，就取消了動員全黨來辦報的可能性，黨的工作者被認為「技術不夠」，只敢看報不敢寫稿，不敢提意見，這樣的黨報就絕對不能名符